

星河 主编



中国 科幻新生代 精品集

山东教育出版社

星河 主编

I 247.55 /

中国 科幻新生代 精品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3296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

星河 主编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话：(0531)2023919 传真：(0531)2050104

网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次：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规格：850mm × 1168mm 32 开本

印张：24.625 印张

字数：547 千字

书号：ISBN 7 - 5328 - 3316 - X/G·3005

定价：30.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杂乱中是否存在着秩序?

(代序)

吴岩

一段时间中,一些人成长起来。

他们疯狂地写作。

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人中的几个,开始大声呐喊,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声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全新现象。

“新生代科幻”,就是这些人所主张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代码。

他们选“新生代”的理由有如下几个。

第一,他们是从90年代开始大量创作的一代。也许这些人在80年代有着一些零星创作,但真正成熟是在90年代,而从中国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成了作家的代大换血。老作家在各种压力下星散消失了。于是,他们透过硝烟,踏在遭受破坏和没有战士的废墟上前进。

2 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

第二，他们的作品具有早先任何时代的作品所不具备的新的风格。这种新风格只有在网络交织于心灵的上空、电子游戏机横跨神经的连接点、王菲和施瓦辛格、周星驰和比尔·盖茨相互克隆的年代中才能出现。

最后，这些人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入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

我以为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科幻选集。

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中国科幻领域出现的所有值得一看的新的现象，都被归结在这个选集之内。它挑战你的想像力，挑战你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挑战你对人类认识世界的各种现成方法的接纳和怀疑。

作家变成挑战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严重势态。

韩松挑战性地把他的主人公封闭在忧山境内。接下来，这种空间上的封闭就像是打开了通往无限的窗口。中国科幻的历史中从未构造过这样复杂而又充满神奇的境况。他是怎么进行的？

与韩松相似，另一位当今走红的作家星河，他似乎永远要把自己无能为力的主人公与史诗般的宏大氛围相互比照。把这种

明显的梦魇逻辑应用到未来人的现实生活,到底暗含着怎样的居心?

一南一北两个风格不同的后生小子,潘海天和苏学军,他们擅长于整本地翻版和改写人类的历史,把干瘪的页页枯纸,用妖女的魔法浸泡得香气扑鼻。他们到底想迷惑谁?

凌晨是我熟悉的第一个女性科幻作家,她的小说充满了女人的心灵、肉体、甚至经血的味道。她所描述的信使到底是什么?信使带来了怎样的消息?

刘慈欣、杨平、王晋康引燃了地下、网络和DNA中的三场“大火”,他们还试图将地球、心灵和人类的感情推送到遥远的宇宙边缘。他们设计了人类所能经历和已经经历的所有心理和生理的困惑,他们在试炼人类的忍耐力还是在考察读者对整个宇宙的信心?

柳文扬创造的短促的生命,居然要去探索永恒的爱情。他是自己“形像母体”的纯洁代言人呢,还是早就与其沆瀣一气,是某种古老的“人类阴谋”的新版作品?

以作品挑战现存的观念和现存的世界,这是中国科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中国科幻文学以100年建立起来的大厦,会因此而彻底崩溃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我仍然置疑“新生代”作为一个统一的科幻文学运动或流派的证据。首先,“新生代”作品没有统一的文本构造方式。再者,作家也没有统一的主张。一些人以为他们正在主流文学的领地中拓展空间,而另一些人则强烈反对去接近主流文学。周宇坤

的一篇文章中暗示,科幻文学完全可以与通行的主流文学不同,至少从人物方面是这样。韩松也坚决反对将他的作品称为“后现代”科幻小说。

但是,“新生代”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多数情况下,他们能说出自己“不是什么”,却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

如果“新生代”是一个当前的文学流派或思潮,这种思潮与主流文学领域中的思潮、与国外科幻文学领域中的思潮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如果它不是一个流派或思潮,它会是一个未成型的新时代或新流派的雏形吗?

在表面的混乱中,存在着怎样的秩序?

所有的答案,都必须由读者和历史做出!

一段时间中,一些人成长起来,他们疯狂地创作。

他们只是为了表达自己,仅此而已!

2001年1月6日于香港

目 录

杂乱中是否存在着秩序?(代序)	吴岩
吴 岩	(1)
沧桑	(3)
韩 松	(21)
宇宙墓碑	(23)
逃出忧山	(51)
星 河	(85)
潮啸如枪	(87)
十三分之一	(113)
路过	(146)
杨 平	(181)
MUD——黑客事件	(183)
为了凋谢的花	(208)
千年虫	(224)
王晋康	(260)
生命之歌	(262)

2 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

追杀	(290)
养蜂人	(328)
何 夕	(342)
平行	(344)
本原	(364)
盘古	(391)
苏学军	(413)
远古的星辰	(415)
凌 晨	(446)
信使	(448)
天隼	(463)
柳文扬	(495)
闪光的生命	(497)
潘海天	(509)
偃师传说	(511)
克隆之城	(524)
刘维佳	(549)
高塔下的小镇	(551)
黑月亮升起来	(579)
刘慈欣	(599)
流浪地球	(601)
地火	(639)
周宇坤	(678)
在膜室的最后日子	(680)
韩建国	(695)
泪洒鄱阳湖	(696)

陈 勇	(728)
银河皇帝梦	(730)
罗洪斌	(742)
生命的婚旅	(744)
锋 寒	(750)
生命之旅	(752)
空 门	(767)
在大兴安岭数松鼠	(769)
超越光速时	(774)

吴 岩

严格说来，把吴岩算在新生代作家的行列里是不太合适的，也许这样说比较准确：他是老一辈科幻作家中的最后一个，同时又是新生代作家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说，他是中国科幻承上启下的一位。

吴岩，1962年生于北京，满族。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现为该校教育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教育未来学博士生。诚如上述所言，吴岩的工作是管理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所以在其简历中往往罗列着众多的学术论著，比如《领导心理学》这种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作，以及国内外学术期刊上的专业论文。1993~1994学年吴岩还在美国俄亥俄州立莱特大学商业管理学院主持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国管理实践”的教学工作。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另一个吴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科幻创作研究会主任委员。

吴岩从16岁起就开始介入科幻领域,最早的一篇评论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的初中时代。中学生吴岩潜心创作了《引力的深渊》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并成为出席全国科普大会最年轻的代表。这一消息曾轰动一时,位居当时不少报刊头版头条。一晃十余年过去,科幻泰斗郑文光在90年代初曾感喟道:“当年的中学生成了大学教师,当年的科幻小说迷成了作家。”

吴岩本人的作品不是很多,即便如此他还是出版了各种科幻和科普作品30余部,短篇作品100余万字,并主编作品集数百万字。其主要作品有长篇科幻《心灵探险》(与郑文光合著)、《生死第六天》,科幻作品集《星际警察的最后案件》、《命运水晶球》、《飞向虚无》、《抽屉里的青春》,译著《灾难的星球》和评论集《科幻小说教学研究资料》等,以及难以一一列举的诸多奖励。

吴岩从1991年开始主持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的第一个科幻小说研究课程——“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这一全校公共选修课在北京师范大学连续开设了近10期,期期爆满,并吸引了众多的外校听众前往聆听。现在因特网上张贴的许多中文科幻研究资料,大多脱胎于吴岩的讲课笔记。由于该课当时是整个华人地区惟一的科幻课程,因此获得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数十家报刊和电视台予以报道,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和美国的《轨迹》、《科幻小说研究》等刊物。吴岩除自己讲授之外,还聘请青年科幻作家星河、杨平等前往客座,颇受听众好评。

所以说,吴岩对于中国科幻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作品,而是对科幻文学的研究、推广和宣传。事实上,新生代中大部分作家多少都受过吴岩的帮助,无不尊称他一声“吴岩老师”。吴岩被大家公认为“中国的坎贝尔”。

沧 桑

忧郁漫长的火星夏季开始的时候，在利库得荒原小小的水晶谷里，翡翠色的野花还没有完全凋谢。碧绿的山坡在略显得有些发红的天空背景映衬下，酷似地球上夏日的山峦。春日里，那席卷了整个西半球的干燥风暴，如今已销声匿迹。从两极吹来的和煦的微风，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潮气。相思河的水位越涨越高，发着柠檬色荧光的火星水母，在寂静的溪水中荡漾。

林清爽第一次来到水晶谷的时候，还不那么喜欢这个地方。那时候她才5个火星岁。由于火星的一年等于地球上的两年，这样，她的大小已经相当于地球上整整10岁的姑娘。和火星女孩的结实活泼相比，细高个子的林清爽长得清丽白净，纤巧笔直的鼻梁，配着两颗永远雾气蒙蒙的忧郁眼睛，只有那一头披肩的长发，还透露出些许孩童的个性。每当放学的时候，总有一大群高班的男孩子远远地跟着她，就像相思河中的水母，他们一只一只地凑上来，想与她交往。开始的时候，她自然吓得发蒙。要知道一个接近6个地球岁才到达火星的姑娘，是从未见过这么多其他星球小伙子的大胆进攻的。

清爽的童年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在得知自己的爸爸妈妈将要到地球以外度过两年闲在的外星假期的时候，她曾极力要

求一同前往。就这样，他们远涉星空，来到奥林匹斯东侧的火星空气监测站，一呆就是一个火星年。就在她的父母在度假之余即将完成对火星大气的考察任务，准备返回地球故乡的头一个星期，高耸入云的金属观测塔突然发生了坍塌，正在塔的半中腰工作的清爽的父亲和母亲，和高塔一起陡然摔向奥林匹斯深谷。惊呆了的清爽觉得自己的身体有好半天都无法动弹。后来，她奔出重重的金属门，寻着塌落方向爬到谷底，终于在一片残骸中找到了双亲。可惜一切都已为时太晚。她的父亲没来得及对她讲什么，就匆匆辞世，而她的母亲则困难地给了些关于怎样联系亲友和怎样回到地球的嘱托。但林清爽手忙脚乱地哭着、叫着，什么也没有听到。小小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随后的一个火星年里，她就这么孤零零地生活在高塔倒塌的地方，想像着父母奇迹般地复活，带着她回到遥远的故乡。

是舅舅带着他的女儿米露霞和另一个叫洛桑巴拉的男孩子来接林清爽的。露霞和清爽同岁，但她长得结实而粗壮。她是火星上那种典型的漂亮姑娘，有很厚的嘴唇和很粗的眉毛，还有好看的分为两半的下巴。

“水晶谷会比奥林匹斯山好得多。喂，你听我的。真的会好很多。”露霞一本正经地告诉表妹，“你可以有许多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去学校念书，那会比整天呆在奥林匹斯有意思得多。你知道，就在水晶谷外，在欧门德斯山脊的后面，还有一片神秘的火箭林呢！”

“那又怎么样？”林清爽的问话显得毫无兴致。

“你说火箭林？你用这样的口气谈火箭林？巴拉，她真的无可救药了。”

叫巴拉的男孩子于是慢慢地讲起了火箭林的故事。“那是

1000年以前，人类的祖先从地球上来到火星时发射的许许多多火箭遗骸的故事。这些残存的古董曾经散布在火星的世界各地。后来，突然的一个早晨，当人们打开窗帘的时候……”

露霞抢着说道：“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在即将出升的太阳面前，一片金属的丛林冒出了地面。一夜之间，所有分布在火星上的飞船的碎片全部被集中到了这里，它们并排站立着，用闪光的外壳反射着红色黎明。”

“是这样，”巴拉接过话茬，“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究竟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人们只是猜测，也许，是某个奇怪的老人干的？他只是太老了，再也没有力气去地球旅行了，于是就做起了这样的古怪事情？也许……”

很多年以后，林清爽还记得这次谈话，记得当时巴拉和露霞的表情。他们是绝好的一对儿，配合得那么默契。巴拉的沉静，露霞的火暴，还有他们对所讲的东西的那种深信、痴迷和虔诚，所有这些，都让清爽觉得，这是她完全可以信赖的人。而在内心的深处，她也感到了某种即将到来的情感纠葛的先声。

她告别了奥林匹斯，跟着舅舅和露霞翻过悬崖，来到水晶谷。舅妈是一个相当娴静的女人，她对清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而露霞和巴拉，更是像两个卫士，死死地捍卫在清爽的两旁。他们共同去上学，共同去爬高高的帕蒂特峰。在寒冷的山顶，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靠着各自的体热温暖对方。3个人的友谊像3滴晶亮的水一样，在阳光下发着纯净的光。露霞是个正直豪爽的姑娘，她常常无法忍受等待，这使得她和清爽之间总是发生摩擦。她的决断常常给林清爽深刻的印象。露霞的理想，是让火星地下的所有的冬眠生物都愉快地重返地面。这样，她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火星动物管理站。和露霞的马虎率直相

比,林清爽显得聪慧细致,幻想丰富。她常常对某些事情思虑过多,还总是让自己沉浸在回到地球故乡的幻想之中。

洛桑巴拉倒永远是老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他是那种与世无争的男孩子,天生一副大哥哥的样子。他不像两个女孩那样富于主见,常常是露霞和清爽命令的执行者。当然,他总是将工作执行得超乎预料的好。巴拉有一种奇怪的职业梦想,当个雕塑家。“你能当雕塑家?那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油画大师了!”露霞经常当着大家的面这么讲。每到这时,清爽总是觉得,巴拉和露霞的谈话中包含着某种超过友谊的东西。那是些什么呢?为什么这样的语气总是让自己心情抑郁呢?

直到很久之后,她才找出了答案。那时她已经7个半火星岁了。她已经在学校的信息库中读过了所有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知道自己也染上了青梅竹马的情感疾病。但是,那个她倾注了许多细腻关怀的对象仿佛一直置于露霞的金属光环之下。只有过一两次,当她和巴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到在巴拉心里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但是,这个空间很快就被事实彻底地粉碎了。那是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包遗失在学校门口的那只旧火箭船里。这火箭船是多年以前从火箭林中搬来的纪念品。孩子们曾在其中有过很多秘密的约会。他们知道其中许多他人无法知道的暗门和通道。

在第一个货舱,没有她的书包。

第二个货舱里也没有。但她找到了另外两个书包。

第三个舱显得崎岖狭窄,可能是当时的过渡舱。她折过这个难走的部分,来到第四个可能是被充当贮藏室的小舱房。漆黑中她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响动。她睁大眼睛,借着被舷窗切成

豆腐块似的几束柱状阳光的照耀，她蓦地看见，露霞的嘴唇正在轻轻地凑近巴拉。

她的脑子里“轰”的一下，眼前的世界顿时扭曲了，呈现出一片迷离恍惚。

二

一周后狂欢节的那个夜晚，洛桑巴拉和露霞都没有回来。清爽一个人在家里收拾行装。她毅然做出了决定，要回到地球家乡。

推开房间厚重的金属房门，她来到潮湿的小道。节日焰火的余晖在天空中形成久不散去的淡黄云雾，遮挡了繁星。礼花炸弹的焦糊味道，浓密地渗透在火星的大气中。

她真的买下了一张回地球的飞船票，把它认真地收好。然后，她朝黑夜里一片苍茫的公墓园走去，决定最后一次凭吊自己的父母。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墓群，由于黑，她无法看清碑上的文字，只得凭借感觉，一点一点儿用手摸索。蓦地，她的手缩了回来，因为，她分明触摸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发热的身体。她差一点儿惊叫了出来。

一双温暖的手抱住了她。

“天哪，巴拉，是你？你在这儿干吗？”林清爽有一百万个吃惊。

“我一直在等你。想和你谈谈。”巴拉放开她的身体，但仍然拉着她的手。

“你，你不是和露霞去看焰火了吗？怎么会在这儿？”

“清爽，我已经想了好久了，我觉得不能不告诉你。”